

欧议会紧急议案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本年度欧洲议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 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紧急议案,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这项决议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 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决议同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

该决议内容包括:

1、对不断出现, 并且可信的, 关于发生在中国未经良心犯许可, 系统化且国家批准的活摘器官报告深表关注。



这些良心犯包括大量由于信仰而受到监禁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许多信仰团体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

2、强调(中国宣布的)到二零一五年之前逐渐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的, 必须立即停止;

3、呼吁欧盟及各成员国向中国提出活摘器官的问题, 公开谴责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行为, 并让到中国旅行的本国人士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呼吁欧盟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 并对参与这种不道德器官移植的人进行起诉

4、呼吁中国当局彻底回复联合国有关酷刑和其它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及处罚问题特派专员以及回复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特派专员关于要求中国政府就中国大量出现的器官移植手术的要求, 并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调查;

5、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

此议案由欧洲议会多个党团共同提出, 众多议员发言呼吁, 希望欧洲议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尽快制止中共这反人类的罪行。

根据独立调查的结果显示, 目前已有超过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为被强摘器官而死亡。◇

农家妇女被警察破门绑架 儿子万元学费被偷走

【明慧网】2012年2月17日, 山东省荣成市寻山镇西迎驾村法轮功学员于东兰女士(57岁)在家, 被该镇青鱼滩派出所田锐刚、杨平川、张岩等一帮警察非法破门闯入家中绑架, 抄家, 其孩子的万元学费被田锐刚、杨平川偷走, 至今不认账。

以下是于东兰自述遭中共警察绑架、抄家、抢劫、偷盗的经过。

2012年2月14日下午三多点钟, 我到荣成市交通银行, 取出我丈夫的工资, 现金15000千元(5000元一捆, 共三捆), 剩下的13000千多元开了一张存单, 利息十多元和一张利

息单。然后我又来到市电业小区的农村商业银行取出已到期的5000元, 利息一百多元和一张利息单, 一起放在一个黑色方便兜里。回家后就将黑色方便兜放在外屋西北角的菜堆上, 因我儿子很快就要开学, 要用这钱。

警察破门绑架、抢劫

2012年2月17日下午五点多钟, 我在西屋取米准备做饭, 听外面有人喊: 家里有人吗? 外地口音, 我下意识的往窗外一看, 几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年轻人正轻手轻脚的偷偷摸摸的往院里走。外面刮着风下着雪, 我有不祥的预感, 我关上房门, 这时他们

已经进屋, 先去东屋问我正在睡觉的儿子: 这是你家吗? 我儿子从睡梦中醒来说: 是。他们又来到西屋推屋门, 我不开, 他们就喊: “开门! 开门! 再不开就踹门啦!” 话音未落, 就听“当”的一声, 门被踹了一个大窟窿, 门被踹开了, 几个人蜂拥而上, 把我按在地上, 强行戴上狼牙铐。我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犯了什么罪?” 一人说: “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说: “你们没有任何凭证私闯民宅。”他们说: 一会儿给你。至今也没给我。

(见下页)

(接上页)就这样,他们把我拽到停在大街的汽车上,塞在后排座,一个人开车,张岩、杨平川一左一右架着我,前边还坐着一个,其余的留在我家抢东西。一路上无论我说什么,他们就是不说话,特别是张岩双目紧闭,跟睡着了一样。车一直开到青鱼滩派出所,这时我才知道是青鱼滩派出所做的案。原来所长唐守程带领田锐刚、杨平川、张岩、徐继强、一高个儿等一行八人,从中午十二点半就在我家附近蹲坑监视,等我回家绑架我。这是唐守程亲口对我说的。

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铐在铁椅子上,锁上脚环,由徐继强和那个高个儿看着我,其余的又返回我家非法抄家去了。我对他俩说:你们对我这么大岁数的农家妇女用的着这样吗?高个子说:如果是杀人犯,我们该怎么样?我说:我是杀人犯吗?

后来徐继强打电话找来一个杨姓女人搜我身,她把我兜里的六百块钱搜出来了,放在桌子上。过了一会,抄家的人开着车都回来了,他们把我家的笔记本、打印机、雕刻机、大法书、师父法像、明慧周刊、真相资料、手机、身份证、电话簿、我用来炼功的收录机也抢去了。随后,张岩拿来一个本子,象审犯人似的对我喊道:你叫什么?我不回答。他拿的本子就是我的家庭资料,上面有我的照片。他又喊,你丈夫叫什么?我还是不回答。他又喊道:你丈夫是不是叫某某?在某厂上班?我说:你知道还问我?他说:我让你说。我什么也不说。他说:不说是不是?于是拿起笔刷刷的写了一阵子,并用手指着放在桌子上的六百块钱对我说:这钱就放在这。在现场的还有徐继强和高个子。可后来我到所里找张岩要我那六百块钱时,他却说:不知道,没那事。我说:你们翻脸翻得怎么这么快呀?

随后他们又把我拉到市中医院做体检,一直折腾到半夜十一点多才把我关进市看守所。一直到三月十五日下午,“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邢建萍带领男女一大帮人把我们九个大法弟子戴上手铐

转到拘留所,次日一大早被黄某某、婷婷等五人把我们送到劫持到济南女子劳教所。经查体我们三人身体不合格拒收,其他六人被非法劳教。

警察偷走儿子的学费

我回家一看,家里一片狼藉,并发现放在外屋盛着钱的黑色方便兜不见了,经查找,一万三千多元钱的存单还在,因当时我丈夫在外地,只有我上大学的儿子在现场,于是我打电话问我儿子:你看没看到放在外屋菜堆上的黑色方便兜,里面盛的钱?儿子说:派出所的人拿去了。(取钱的事我儿不知道)我说:你咋知道?他说:我看到了。你咋看到了?他说:一个瘦一点的警察从西屋出来叫一个胖一点的进西屋,我也随着跟进去了,瘦一点的把方便兜打开给胖一点的看,我一看是钱,我说:这钱与俺妈没有关系。有一个还瞅了我一眼,没说话,然后,他们逼我上外屋,不让我在西屋,他们走了以后我找钱没有了,黑色方便兜也没有了。我问:你现在能认出他们吗?他说:能!胖一点的是秃头。

于是,利用清明节假日,我和丈夫、儿子三人早上七点就来到派出所,我们在屋里等到八点上班时间,我儿一眼就认出从里屋出来的田锐刚。这时,人不断的来,每来一个,我就悄悄问我儿子“是不是这个人”,他都说不是。过了一会,来了一辆小红车,车里的人刚下车,我儿子隔着窗玻璃老远就认出正在关车门的杨平川,就说:“妈,是他,就是他。”说着,杨平川也进了屋。我对田锐刚说:“我儿子亲眼看到是你和杨平川拿走我的钱。”田锐刚一听就慌了,急忙打电话让所长唐守程回所,当天唐守程休假,去了威海。我们等到九点多。唐守程终于回来了,我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儿给你讲一下当时现场的经过。唐守程说:你们今天一来,我就知道百分之六十是真的。这之前,我丈夫去所里要过一次钱。于是,我儿就给唐守程讲杨平川、田锐刚俩人拿钱的过程。说到胖一点的警察,我说叫田锐刚,唐守程说:那是我们的指

导员。唐守程接着说:接到电话我就没闲着,我从威海赶回来直接去了国保,找到邢建萍,我俩去仓库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给你查一查,问一问。就这样把我们打发回家了。

过些日子,我又来找所长唐守程,这次唐守程的口气就变了,他说:我给你问过了。他们没拿。我们的职工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不可能为你那两万元钱失去工作、打饭碗的。唐守程又说:你先回去,我和邢建萍商量商量。

派出所死活不认账

2012年4月23日,我又找所长唐守程,唐守程不在,我在门口正好见到杨平川,我质问他:杨平川,你到底拿没拿我钱?他说:没拿。我说:你撒谎!他说没撒谎。我说:你撒谎没撒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说完,他坐车走了。我一上火当场晕倒,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周围站满了医生和护士,正在抢救我。医生诊断我脑干出血。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花去一万多。

后来唐守程、田锐刚都调走了。我就找新来的所长,问他:我的钱,别以为学法轮功的钱就……他听我这一说,立马对我大声吼道:“谁拿你钱了?谁拿你钱了?”我说:“杨平川、田锐刚。”他气呼呼的掉头就往大厅的西屋走,我也跟进去,他不说话,我和在场的几个人谁都不说话。过了好一阵子,他又往外走,我继续跟在后面说,他头也不回的上了二楼。二楼有电子门我跟不进去,我就在大厅等,等啊等,等他晚上下班下楼时给我作答复,我一直等到傍晚六点多也不见他下楼,经询问,他早就开车走了,原来他是从后门绕到前院走的。

无奈之下,我先后去了信访局、公安局信访科、督查科、法院的立案庭,但都不了了之。无奈,我又来到派出所找到新来的指导员赵士军,他说:你要所里赔你钱是不会赔的,你说他们拿了你的钱,他们说他们没拿,你想咋办就怎么办吧。

事情过去一年多,我的钱还没还,他们就这样推来推去不认帐。◇